

電影小說叢刊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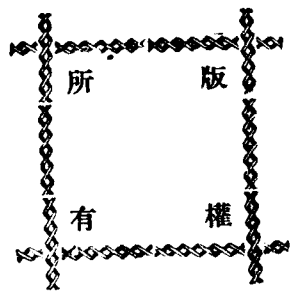
春宵曲



中華民國廿三年十一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出版

【電影小說叢刊之一】
春宵曲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全國經售處

重慶中學書局
北平佩文齋書莊
開封大東書局
西安晉和書局
太原共和書局
廣州中華書局
汕頭中華書局
天津東南書局
濟南華英書局
青島中華書局
南京花牌樓書局
武昌新生書局
常州商務印書館
鎮江商務印書館
杭州中南書店
南京春光書局
南昌文華書局
南甯強華書局
徐州普育書局
廈門千代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編著者	陳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號
發行人	高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號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上海北河南路
發行所	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號
總經售者	中學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號

【電影小說】姊妹花 暴雨梨花 路柳牆花 滿江紅 紅樓春深 女兒經 每冊二角

目次

南國之春·····	一
母性之光·····	五
人道·····	八
紅淚影·····	一二
落霞孤鶩·····	一〇
蘭谷萍踪·····	二七
生機·····	三三
我們的生路·····	三七
賴婚·····	三九

琵琶春怨	四四
健美之路	四八
歌場春色	五四
除夕	五八
城市之夜	六二
如此英雄	六五
歸來	六八
青春之火	七二
似水流年	七六
春宵曲	七九

南國之春

在南國，春光駉薄和風微吹，宇宙萬物都是欣然向榮！美麗的姑娘們，趁着這和暖的時節，同了親愛的人兒，來到園林中遊玩。一般青年學子，也是停了課，參與盛會。

洪瑜、丘有爲、尤湘、江浙人，都是甲校的學生，和同學們也舉行郊外野宴。洪瑜是個英俊少年，尤湘則肥蠢臃腫，丘有爲呢，人極機敏，又精於音律，因把「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這首古詩，加譜而成「南國之春」曲，引吭高歌。

洪瑜他們同住在寄宿舍中，對面便是已故銀行家李君的愛女臥室。女名小澁，咲麗多姿。因碍於禮教，雖和洪等相處三年，從未接談過一次。然而，她對於洪瑜的英俊勤學心中已很佩服呢！

有一天晚上，月亮升高在天的寂靜裏慢慢地發出一種明亮的光波，逐漸籠罩了

蒼蒼的天空。所有四周的雜鬧聲，都在這安靜的光線底下消去了。洪瑜在這皓月流輝，清光四射的情境中，倚靠着窗檻，默思一切；忽見小鴻臥室中的電燈熄滅，而她的娉婷倩影，却隱隱地顯現於紗帷間。他不禁嘆了口氣，回頭對丘有爲說道：『南國的月色，爲什麼這樣的引人入勝？我們都是情感的動物，應該怎樣……』有爲便說：『你不是有意於南國美人嗎？』那時，尤湘剛從夢中醒來，却說：『女人爲天下禍水，我恨女人刺骨。』有爲便對他說：『你是專演戀愛悲劇的。你自己看看你的尊容，有誰家女郎來愛你？』同時，叫洪瑜寫好一信，傾述愛慕之情，投給小鴻。

次日，小鴻到窗外灌花，洪瑜便把那信投了過去。那知小鴻並不拾去，返身入室。不久，又聽到室中大聲罵罵，洪以爲發生了意外，心中非常驚駭，尤湘則從旁加以非笑。一星期後，他們發見洪信確在小鴻手中，而上次的吵鬧，乃是她的母親在責罵婢女，於是心中漸安。當時，丘又勸洪寫第二封信，附帶聲明他們三人都是知己。

翌日，大地復入光明境域。洪瑜醒來，忽見地上有小鴻的回信，狂喜莫名。從此以後，

洪瑜和小鴻便漸漸親熱起來，在春光明媚中，他倆常遊樂於園林之間。

小鴻的母親是非常愛護她的，當她知道了這件事後，便親自和兒子去訪問洪瑜。那時，洪瑜恰好在縫補被面，看見她們進來，便起身迎入。洪態度安詳，英氣勃勃。小鴻的母親一見便高興了。於是叫兒子把被面帶回，囑女傭縫補。那知小鴻已先拿去縫補了。小鴻正在窗下縫補，適被洪瑜在對窗看見，四道目光恰好相接，跟着便是鍾情的微笑。在一個風雨交作的晚上，洪瑜忽得家電，知道父病危殆，立刻向小鴻告別了動身回家。到家時，他的父親已病得非常沉重，臨終時特囑咐他和鳳家表妹結婚。洪瑜的家境本很清貧，他的求學用費，全由鳳家資助的，所以他對於這個問題便困難解決了。他不敢違反父親遺命，終於鑄下了終身大錯。

小鴻自洪瑜離去後，想念非常。恰好丘尤畢業回家，便把手編的絨織物托他們送去，並寫了一封情意溫密的信去。等到他們看見了洪瑜，知道一切以後，也只好嘆一口氣！

不久，洪瑜和丘尤由省政府選派赴法留學。輪船經過香港前，丘有爲便密電小鴻，叫她在九龍某園中和洪瑜會面。那知小鴻到來較遲，輪船快要放洋了。他們二人相對默然，洪瑜竟也沒有勇氣把自己已經結婚的事告訴他。等到輪船離了岸，洪瑜急謀追上，小鴻雖加勸留，但洪瑜決意赴法，終於把自己結婚的事告訴了她，雇了汽艇，追上大船。

小鴻悲痛回家，慈母又得病歸天；真是禍不單行，人事莫測！

洪瑜在巴黎，得到家訊，知道他的妻子行爲浪漫，不慣家庭束縛，已向法庭請求離異，倒也非常歡喜。他想從此可和小鴻繼續前情，因即急電小鴻，報告自己即將返國來看她。那知小鴻經過幾次挫折，已臥病多日了。等到洪瑜到來，她已不能再留人世了。她臨終死時，還勉勵洪瑜爲國捐軀，從容而逝！

(永生)

母性之光

在人語衣香中，音樂家林寄梅，愉快的，殷勤的，招待他的來賓。他今天約了這些賓朋來，是聽他女兒小梅歌唱他編製的新曲。當他立在賓朋中微笑的致過前詞，這大廳中的空氣便由於歡騰而轉變到寂靜下去。美麗如花樣的小梅，便在這寂靜的空氣中目切望的視線之下，經寄梅介紹於來賓之前。

小梅歌罷一曲，掌聲四起。因她有驚人藝色，來賓中戲院的主人和唱片公司主人便都堅約登台表演和灌音。迨來賓散去，寄梅與小梅喜極若狂；但小梅之母——慧英像播下了什麼不幸的種子一樣的懼慮和悲哀。

慧英是小梅的生母；但寄梅不是小梅的生父。小梅的生父，家瑚，是十年前軍閥鐵蹄下逃脫的革命者。那時，小梅尚是一個很小的孩子。當家瑚別離慧英時，他曾流露着

極懇切而含有沈痛的目光切囑於慧英要好好的教育他的孩子，但後來，慧英困於生活，又難於教育她的孩子，便不得已而改嫁寄梅。可是她太失望了！小梅長成竟受了寄梅的麻醉。女人最可畏懼的物質貪慾和虛榮心，她漸漸的都被培植養成。可是小梅并不知另有其父，而慧英亦不肯對她說明。一顆受了重創而殘破的心靈，是永久的蘊藏在她的懷抱。

這天，小梅來參加一個盛大的音樂會，慧英在此大會中遇見了前夫家瑚。當家瑚的一個面部輪廓觸到慧英的眼簾時，她早呆了。偉大的家瑚，他能十分的諒解她的苦衷；并且，他不願讓小梅知道他是她的生父。

因為家瑚在會中歌唱了開礦曲，博得了人們的贊賞，小梅便要求寄梅給他介紹。當一個美麗如花樣的小梅立在家瑚的面前時，她的音容笑貌，都能引起他內心創痕的深痛。於是在這音樂洋洋，歌聲豪放中，他孤獨的，淒涼的，飲淚離去了。

一日，慧英找到家瑚的住所，她聽家瑚傾述於南洋礦區歷經種種壓迫的痛苦，她

曾哭倒在家瑚的懷中。她很願對寄梅述明要恢復他們夫妻的關係；但家瑚不肯，且婉言安慰。家瑚此時已正同幾位朋友預備組織一託兒所，他欲約小梅表演籌款；雖然慧英欣然贊助，但寄梅從中作梗，而小梅也竟以寄梅的意思爲意思了。

這時的小梅，在歌舞界已是一個享得最大的權威者。她的歌曲，已是家傳戶誦。因爲一個少年黃書麟的父親在南洋有許多的礦產。寄梅却十分希望着他的小梅能嫁得黃家。當慧英自覩小梅與黃輕狂狎昵而責備她時，她竟反唇相譏；蓋慧英爲予家瑚以精神心靈安慰，散步花園，有過親暱的樣子，曾被小梅窺見。可憐的母親，此時受女兒的搶白，竟沒有勇氣說出與家瑚的關係。

不久，小梅與黃書麟結婚了。慧英的一顆心加重了憂鬱和悲哀，家瑚也有過沉痛的悲思，只有——只有寄梅是十分的愉快。當小梅隨黃書麟離滬去南洋時，他獨自歡送他們到輪船上。

小梅到南洋後，不久，黃書麟被一個歌女陳碧莉的迷惑，竟棄小梅於不顧。而小梅

因孕期受激刺過深，產後竟病倒不起，不得已通電致其母。寄梅有錢是都消耗在賭博中，慧英終於從家瑚那裏集湊川資。當小梅見到自己母親，而慧英與家瑚的關係亦於此時述明，小梅早就痛哭失聲了。

小梅因被棄與黃，提起離異，只抱着她唯一希望的孩子回到上海來。當時，慧英毅然決然的與寄梅脫離而與家瑚恢復了關係。他們母女就輔助家瑚在託兒所教育着一羣可憐的兒童們。

因為託兒所的經費不足，舉行游藝會來募款。不幸得很，公演之日，小梅的唯一的希望的孩子竟死掉了。在觀眾的極度的騷擾的空氣中，小梅抱着她死去的孩子出台；她的悲歌，她的血淚，觀眾們的同情傷感心弦的緊張——就在這悲歌，血淚，觀眾們的同情傷感心弦緊張時，繡幕緩緩的垂落了。

人道

趙民傑的家中以耕田爲業。他的父親名叫趙恕，年紀有五十多歲左右。因爲他們歷代都是耕田，並種有桑樹，經多年的積蓄，便漸漸成了一個小康之家了。民傑年輕時在村莊私塾學堂讀書，從私塾而小學而中學。中學畢業後，娶了一個妻子，姓吳，名叫若蓮，美麗而且賢德。趙恕因家裏只有民傑一個兒子，從小就未曾給他遠離過，所以民傑中學一畢業，即代他娶了妻子，沒有叫他到都會裏去求學；住在家裏，幫助他自己耕田。過了幾年，民傑已生下一個兒子了。

有一個名叫錢選的人，和民傑同一個村莊，又在中學和民傑同學。錢選從中學畢業後，即到天津某大學裏讀書，大學畢業後，謀到一要職，歸來迎接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同趙恕交情很好，特到趙家來辭行，勸趙恕叫民傑也到天津去讀書。民傑聽見喜出望外，他的父親因一時炫於錢選的父母的話，於是允許，拿出歷代的積蓄，給民傑去讀書。民傑到天津，進大學，半年以後，漸漸被城市的風氣所感化，而一天一天奢華起來，老早忘却了他平日的浪費就是他父親和妻子在陝西勤耕勤織的所得了。後來他又

認識一個女同學。她姓柳名叫惜衣，他的父親名叫柳祥，是天津某大洋行的經理。民傑自識惜衣後，更加奢豪，天天學着時髦來博她的歡心，她也愛他年壯漂亮。雖然曉得他不如自己家裏那樣有錢，但是也是中產家財的子弟，因他不是一個窮鬼小子，也很垂青於他。在她初認識民傑，不過是因民傑功課很好，爲了學分的關係，不得不去利用民傑。且在民傑面前，撒嬌獻媚。所以民傑也一心只有惜衣一人，他因此便深深墮陷在情網之中而不能自拔了。

這樣的過去了二年多久，民傑名譽雖說讀書，實是天天混在所有的社交娛樂場所，沒有一個場所不能看到他的蹤跡。如果去必是和惜衣同去，於是揮霍得一天加深一天，兩人親近太久，便發生了私愛了。

當這二年的時候，陝西已漸染着災區的景況。民傑的家庭雖說小康，因歲收漸減，又要供給兒子讀書，就是努力也不能應付，不得不拿出田地去典質，來應家用的需求。但是還不敢把家庭的苦衷去告訴民傑，恐怕他因家事焦急而損壞他的學業。

柳惜衣相愛趙民傑已到極點，她所以不正式結婚的緣故，就是因他沒有大學畢業罷了。後來民傑剛剛畢業，惜衣即請他的父親，舉行結婚禮。她的父親本是昏庸，那裏有不答應的事。並且還給民傑找了一個洋行職業，一個月有二百餘元的進入，不過幾天就將結婚。陝西省的天災到這時已流行遍地，民傑的家裏受了天災的苦痛不能夠再忍耐下去，且寫信告訴民傑。民傑想回家並帶一點錢來救濟家庭。但結婚的日期逼近，要留錢做結婚費。想結婚了以後，再來設法，那裏料到他的母親便在這時死了。等到民傑和惜衣結婚的那天又正是民傑的父親餓死的日子，他的妻子若蓮賣了他的兒子想去救活民傑的父親已來不及了。她自己的所以不死，只是希望再等一等民傑回來罷了。

惜衣願嫁給民傑，本是一時少年心性的衝動，當然沒有絲毫的愛情存在。所以結婚後，惜衣的交際依然和從前一樣；有時天天和新交相親近，把民傑丟在一邊，置之不理。惜衣的父親在結婚後沒有多久便死了，惜衣有了很豐厚的遺產，銀錢在她的腰包

裏，民傑只能向她看看，雖然不平，也無可奈她何。有一天民傑發現惜衣和新交同居，於是再忍也忍不下去，便和惜衣相打起來。惜衣此後更不理他，反而和她新交親熱起來。民傑大憤，恨氣離開了柳家。到這時受了這樣重大的刺激，纔油然有想歸家的志向，立刻起程上路。到了家裏，父親母親都死了，兒子也賣給別人了，只留着一個苟延殘喘的妻子，尚沒有說上一句話，他的妻子絕氣了。這時恰好他的兒子從買他的家逃回來，他只好攜着兒子把妻子埋葬在父母墳墓的旁邊，至於他自己怎樣的結果，那也不得
知呢。

（陳明）

紅淚影

上海巨富安浩伯，他的父親、兒子、妻子，都相繼的死亡了，祇留着他子子的一個，傷感很多，終日鬱鬱不樂。有一天他的表弟奚崇德和他兒子立同到他的家裏來拜訪，

談及身世，浩伯便把他二十年前的戀愛史告訴給他們父子聽。他說：『在二十年以前，他曾戀一個女子，名叫笑紅的，因為他和他的父親意見不合，就祕密和她到香港去結婚，後來生了一個女兒。不久又被他的父親所知道了，強迫他回到上海來。過了幾年，他纔到香港去看那個女子，不料她已死了好久，把他的女兒寄育到她的隣婦戴氏家裏，現在照年數算起來，他的女兒應該有十八歲了。』立聽了他以上所說的話後，竭力勸他接他的女兒歸宗，以免他單身在家的寂寞。浩伯的心中何嘗不是這樣的想呢？他便把接女兒的事，委託立去辦，立也很歡喜的應允了。

浩伯的女兒寄在戴氏家裏後，戴氏即當自己的女兒相看待。她自己也有個女兒，和浩伯的女兒的面貌有點相似，別人看來都說她們是一雙姊妹花；就是她的二個女兒也說都是戴氏所生的，一個取名叫做美儂，一個取名叫做愛蓮。立一到戴宅，首先便碰見美儂，和她相談了幾句，很使立傾倒羨慕。其次又碰見愛蓮，看她的風姿，美麗雖然不減美儂，可是她的性情却不及美儂和婉。到了裏面，就由那二個女兒介紹去